

·巨·人·系·列·

JU REN XI LIE



THE BIOGRAPHY OF WORLD FAMOUS PERSONS

世 界 名 人 全 传

加 缪 全 传

THE FIGURE'S BIOGRAPHY

他们是政坛巨子 圣哲贤人
他们是科学大家 文化泰斗
鲁殿灵光 望重德高
钟灵毓秀 光焰万丈
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他们是历史的巨人
代表着人类良知与发展方向
他们是国家领袖 军事天才
他们或盖世英雄或民贼独夫
文韬武略 义薄云天
凶猛强悍 殃民祸国
给世界以冲击和震荡
他们是天下的枭雄
昭示着人类欲望与历史波澜

THE FIGURE'S BIOGRAPHY

上海人民出版社

总 序

翻开世界历史的长卷，映入我们眼帘的总是那些伟大人物，他们在各自的背景和时空上标志着社会高度和进步里程。他们是时代的巨人、历史的丰碑、后世的楷模。

每个时代都会产生站在那个时代巅峰上的巨人。

从创世之初到公元 500 年。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是英雄主义大放异彩的时代，尤其是东方的圣贤先哲和古罗马的军事统帅，他们如一颗颗巨星熠熠生辉。释迦牟尼、耶稣以常人难以承受的苦难和献身精神寻找着真理，以博大的爱遗泽于后世，并为后世数以亿计的人们建立起心灵的栖居之地。恺撒、庞培、安东尼、屋大维以其超绝的智慧使古罗马世界如黄金般瑰丽，他们生前尊荣倍至，死后留名千古。

公元 500 年到 1500 年。这是令西方世界伤心的“黑暗时代”和使人激奋的“巨人时代”。中世纪的穷困、迷信、愚昧遮挡了绚丽的文明之光。但它也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英雄。克洛维、查理大帝，他们用血的殷红在西欧版图上留下了浓重的一抹，为漫漫长夜点起几点星火。他们是黑暗中寥若辰星的几个伟人之一。

欧洲沉寂了数百年，随之而来的是激动人心的文艺

复兴。这是一个巨人辈出的时代、一个精神转折的时代、一个充满活力和反抗意志的时代。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但丁、薄伽丘、彼特拉克、塞万提斯、哥白尼、马基雅维里、培根，他们用文学、用艺术、用科学为人们描绘和揭示一个新世界；麦哲伦、哥伦布用航海去发现和征服了一个新世界；马丁·路德、托马斯·闵采尔则用改革和战争排除通往新世界的障碍。

公元1500年到1900年。这是一个扩张的时代、革命的时代、飞速发展的时代。全世界处在激烈的分化、重组之中，英、法、德、美、俄等相继完成向现代国家的转变。克伦威尔、罗伯斯庇尔、拿破仑、俾斯麦、华盛顿、杰斐逊、伊凡四世、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一世、玻利瓦尔、圣马丁等，他们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对历史推波助澜，为各自国家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并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曾用血腥、用恐怖、用强权使世界颤栗，同时他们也向世界表明，历史的进步没有人可以阻挡。他们代表了时代的总的精神。

公元1900年到2000年。世界历史如此清晰也如此迷乱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两次世界大战，人类经历了空前浩劫。不过，在经历了动荡、调整、改革、革命之后，历史发展了，人类进步了。一大批伟人如此鲜明地活在人们的视野里。罗斯福、丘吉尔、萨达特、阿拉法特、拉宾、佩雷斯、曼德拉、叶利钦、密特朗等政治巨人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足，

都会影响世界的风云变幻。他们是民族的象征，他们改写了历史，决定着历史的走向。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诺贝尔、爱迪生等科学巨匠用科学、用真理武装人们的头脑，并改变着人们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乃至思想观念。海明威、加缪、福克纳、马尔克斯等文学巨匠则以各自不同的表达方式，反映着这个既多姿多彩又令人困惑的世界。

当然，在这个 100 年里，社会的巨大进步，也伴随着巨大的痛苦和付出，甚至伴随着血污和秽气。希特勒、墨索里尼如魔鬼般的战争狂人，他们凶狠残暴，战争、杀人、流血，整个世界在他们面前战战兢兢，千古文明为之凄然泪下。前车之覆，足以为后世之鉴。历史的伟大在于恶人的对面一定站立着代表爱和正义力量的伟人。正义终究要战胜邪恶，历史最终要走向进步。

历史风烟散去，创造历史的主角们——历史名人终究要埋骨青山，然而其功业、其思想、其精神仍然闪烁着光辉；那些仍然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名人，仍以其巨大的魅力影响着当今世界并将继续对未来的世界发生作用。时势造就英雄，英雄创造历史，历史警策未来。

《世界名人全传》收录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从政治领袖到军事天才，从圣贤哲人到艺术巨匠，从科学大家到文化泰斗。他们是世界历史上卓越人物中最优秀、最杰出、最有号召力和震撼力的巨人，是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最伟大人物。

《世界名人全传》从全新的观点出发，在占有最新最

全资料的基础上，以诗意的语言、全新的表现方式写成。其中，既有明快跳跃的“大历史”叙述，又有生动细腻的细节描写，完整地再现了每一位伟大人物不同寻常的一生以及成就他们一生英名的每一个震撼人心的历史时刻。无论是对世界历史知之甚少的人，还是学习、研究世界历史的专门人士，从中都会受到启发、获得智慧。

伟人本身就是一种知识，就是一部历史。

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知识，就像需要空气一样。

目 录

第一章 地中海的儿子	(1)
一、贫困与阳光交织的童年时代	(1)
二、生命意志的考验	(11)
三、理想与现实	(17)
四、时代风云	(29)
五、《反与正》	(46)
第二章 荒诞的时代	(54)
一、荒诞的世界	(54)
二、“荒诞”系列的问世	(68)
三、《局外人》	(73)
四、荒诞理论的诞生	(86)
五、笔与剑	(95)
六、《误会》	(104)
第三章 反抗的时代	(109)
一、《战斗报》	(109)
二、对战争的反思	(123)
三、正义者的牺牲	(139)
四、《反抗者》	(148)

五、加缪—萨特的论战	(157)
第四章 回归之路	(177)
一、人到中年	(177)
二、矛盾的世界	(187)
三、荣誉之巅	(203)
四、阿尔及利亚问题	(217)
五、卢马兰村	(224)

第一章 地中海的儿子

一、贫困与阳光交织的童年时代

1960年1月4日，在普罗旺斯省通往巴黎的大道上，一辆小汽车不幸撞到路旁的一棵大树上，乘车者当场死亡，驾驶者在送到医院后也因抢救无效而丧命。

在交通事故多如牛毛的法国，一场意外的车祸也许算不了什么。但1月4日的这场车祸却令法兰西震惊了：当场死亡者是法国人为之自豪的当代大文豪——阿尔贝·加缪。

在车祸发生的三年前，确切地说在1957年10月17日，瑞典皇家学院决定把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缪，当时的加缪只有四十四岁，是获得此奖的法国作家中最年轻的一位，这殊荣显示了在世界范围内对加缪文学地位的确认，加缪在深感荣幸的同时更把获奖作为继续创作的动力，是新的起点，又全力投入新的创作计划的实施中……

“荒诞”的车祸夺去了终身探讨人生“荒诞”问题

的文豪的生命。年仅四十七岁的加缪如此令人惋惜地告别了他所热爱的法兰西，告别了无数热爱他的读者，告别了他所称为“荒诞”的人生。在《西绪福斯神话》这部论述荒诞的哲学随笔中，加缪这样写道：“对于演员和荒诞的人都一样，早亡是无法挽回的。任何东西都无法补偿由他曾扮演过的人和他所经历过的时代所构成的总和，但无论如何，他还是死去了。演员也许无处不在，但时间却带走了他并在他身上显示出效果。”这一预见的早亡不幸言中，时间带走了加缪，带走了他所经历过的挫折及辉煌的成果。他的遗物中有一部正在撰写的小说手稿，这部只完成了一百四十五页的小说被作者命名为《第一人》，这正是他新的创作计划的重要部分，不料却成了未完成的遗作。人们再也无法听到加缪——时代的儿子随着时代的步伐而奋斗呐喊了。

“你对于我们……是一个人，一个行动和一部作品的奇妙结合体……你体现了时代的冲突，并以你对生活的激情超越了这些冲突。”1952年，萨特对加缪做出了上述评价。这一段话也是对加缪一生的真实写照。永远与时代同步的加缪以他的人格，他的行动，他的著作对他赖以生存的世界提出了无数个有关“世界存在”的问题，并不断地寻求着这些问题的答案。正如萨特所言：“这个在前进中的人不断地对我们提出疑问，而他自己也是一个需不断寻求答案的问题。”

加缪是时代的儿子。他的著作离不开、也反映了他所经历过的动荡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出生在当时作为法国海外省的阿尔及利亚。父亲的战亡使他成为靠国家抚养的战争孤儿。纳粹在德国上台时，他才二十岁。西班牙内战爆发时，他才过完二十三岁生日。二十六岁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人类又开始互相残杀。年轻的加缪，面对着充满暴力、血腥与野蛮的时代，奋起为和平、正义和自由呐喊。他战斗在反法西斯的行列里，也投身于抵抗运动的队伍中，他以笔为武器，在报界为自由而战。战后，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冷战时代，他坚定地反对两个阵营的存在及其对抗，奉行一种堂吉诃德式的“世界主义”，支持西班牙共和党人的反独裁斗争，为接纳东欧政治避难者而奔走。虽然，作为一个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爆发于50年代末期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曾给他带来了难以解脱的矛盾，但他仍不懈地为穆斯林们的解放，为殖民地的自由而斗争。他与时代的息息相关，使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皇家学院佩服不已，称其为“反对专制主义作家中最积极的一员”。

写作对于加缪来说，是他最为重要的生存方式。他常称自己的作品是对自己生活经历的写照，是语言与行动的统一。他从不否定自己想象力的局限，但也鄙视无病呻吟的矫揉造作。短短一部小说《局外人》使他从一个阿尔及尔的“黑脚杆子”成为巴黎文学界

谈论的中心。战后发表的《瘟疫》更使他扬名国际文坛，在本世纪著名作家的长廊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年仅四十四岁便获得世界性文学最高奖。巨大的荣誉似乎并没有使他惊喜若狂，反倒给他带来了难以承受的沉重感，因为这一辉煌的时期也是他一生中最困难、最痛苦的时期，政治斗争使他精疲力竭，阿尔及利亚战争又使他陷入矛盾重重的困境，虚弱的身体和家庭内部的矛盾也令他疲惫不堪，尤其是与旧日的朋友在政治上的决裂（萨特和梅劳—蓬蒂）更使他心灰意冷，陷入了一场精神危机；而加缪的创作也似乎枯竭了，对创作前途深感渺茫。于是，他隐居到普罗旺斯的一个叫卢马兰的小村庄里。在那里，他似乎寻回了自己的过去、自己的根，养好了伤口，他又找到了出路：新一轮创作又开始了，而就在这时，悲剧发生了……

《第一人》是加缪未完成的遗作，手稿就放在他出车祸的那辆车里。正是这部小说是他重整锣鼓、投入新的创作的证明。这将是他的成熟之作，是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史诗小说。《第一人》是寻根小说，寻父小说，寻找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的根。加缪在《夏》中曾写过：“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是杂种，是意外的混血儿。是西班牙、阿尔萨斯、意大利、马尔他、犹太、希腊等血统的混合。这些血统的混合交叉产生了一些好的结果，就像美国一样。”“第一人”就是第一代法

籍阿尔及利亚人，就是阿尔贝·加缪的父辈，也是他自己。这个“第一人”在文化和历史的空白中长大。1954年加缪在一次采访中对记者说：“我想象的第一人是这样的：他从零开始，既不会读也不会写，既没有道德观又没有宗教。这将是一场没有教育者的教育，如果您觉得这样说合适的话。”^①《第一人》描写的正是一个年轻的法籍阿尔及利亚人在阿尔及利亚的欢乐与痛苦，在一个神秘的父亲的阴影中生活，有一个专横的外祖母，一个可亲的舅舅，还有一个林肯式的小学教师。这实际上是他自己的童年故事。

1913年11月7日，加缪出生于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当时的阿尔及利亚既是殖民地，又像法国的外省，表面上风平浪静，两国人民在这块土地上和平共处，征服者似乎被被征服者所接受，但殖民统治者对土著居民的鄙视与压榨仍是随处可见。加缪的父亲吕西安·加缪祖籍阿尔萨斯，生于1885年11月28日，在阿尔及尔附近的小村庄当农业工人，生活清苦。1909年，他与祖籍西班牙的卡特琳娜·森台斯结婚，住在阿尔及尔的贝尔古区。1910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儿子，取名吕西安。1913年，在蒙多维市又生下第二个儿子，他就是阿尔贝·加缪。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吕西安·奥古斯特·加缪被征入伍，被派往法国本土作战。在德军日益逼近巴

^① 弗朗克·乔特朗采访加缪，载于1954年3月27日的《洛桑杂志》。

黎，巴黎受到极大威胁的日子里，为了阻止德军的进攻，法军发动了马恩河战役，时间是1914年8月24日。正是在这次战役中，吕西安·奥古斯特·加缪头部负重伤，被运回后方医院，于1914年10月11日死在医院里。卡特琳娜接到报死讯的电报，以及医院寄来的一块弹片，是从她丈夫的脑中取出来的。加缪的母亲身心受到沉重打击，以至产生说话障碍，以后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阿尔贝·加缪在一岁不到的时候就成了战争孤儿，全家陷入更加穷困的境地。卡特琳娜被迫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回到她母亲身边，也就是阿尔及尔的贝尔古贫民区，与母亲和两个兄弟艾蒂安和约瑟夫住在一起。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家里没有浴室，也没有自来水和电，照明用的是油灯。

迫于生计，卡特琳娜靠给人帮佣来维持家庭的生活，她目不识丁，只有将孩子托付给母亲管教。加缪在《手记之一》中这样回忆家庭悲剧：“曾经有这样一个女人，她丈夫的死使她变得一贫如洗，她还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于是她来投靠她母亲，她母亲也很穷，和她的一个残疾兄弟住在一起。她为了生计而辛勤劳作，为人帮佣，将孩子的教育托付给了她母亲……她母亲是一个粗暴、傲慢、有极强的统治欲的女人，对孩子的教育异常严厉。其中一个孩子后来成家了，我们现在来谈谈另一个。他上了镇府小学，然后上中学，半寄宿，回到家里那又穷又脏的环境中。外祖母毫无

善良之心，母亲善良而温和，但她不懂得抚爱，因而有些麻木……”^①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加缪对母亲的感情很深，充满了怜和爱。他还在散文集《反与正》中多次描绘过这样一位默默忍受生活艰辛、善良而又软弱的母亲。

阿尔及尔这个城市犹如一个古代的剧场，围绕海滩呈扇形展开，层层白色的房屋在扇形山坡上分布开来，与大海的蓝色交相辉映，一个典型的地中海海岸城市。加缪的一生中有一半时间是在这个剧场里度过的。童年时代是在阿尔及尔贫民区贝尔古度过的，他时时刻刻都可以看到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们艰难的生活和可怕的处境：贝尔古是穷人区，是那些为了微薄的工资在小工厂和港口设备厂辛苦劳作的人们住的地区，同时也是最卑贱的小职员、下等雇员和小商人的居住区。在那里，属工人阶层的欧洲人与当地穆斯林亲如一家，和睦相处。贝尔古的欧洲人大多是法国籍。贝尔古区紧靠海边，加缪和他的小伙伴们就是在贝尔古的阿尔斯那尔海滩学会游泳的，他们在海边沐浴阳光，看渔民们打鱼晒网，其乐无穷。穷困的物质生活并没有使加缪绝望。相反，大自然的美，阳光和大海给他的童年生活描上了一层幸福的光彩，使他这个穷人家的孩子能够在大自然的拥抱中幸福地成长：阳光的温暖给予他生活的激情，浩瀚的大海驱散了他

^① 加缪《手记之一》，巴黎，加利马出版社，1962年。

困中的烦恼与忧愁。在他最喜欢的夏季，最令人陶醉的事莫过于在海水里泡一回。那没有一丝云彩的蓝湛湛的天，那平滑如缎的宁静海面，那种与海水接触的美妙感觉都使他如痴如狂，大自然酝酿的醇酒使加缪忘却了孤独与穷苦。他在散文集《反与正》中写道：“在这一时刻，我的整个王国都在这个世界上。”

阿尔及尔以及所濒临的地中海是加缪出生和成长的地方，那儿有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哪怕是在他成名之后，他也没有忘记这块抚育他的土地，这块贫困但充满阳光的土地给他上了第一堂生活课：“首先，贫穷对我来说从来就不是一种不幸，阳光在那儿洒满了它的财富。……贫困阻止我相信阳光下和历史中一切都是美好的；阳光又告诉我历史是不能代替一切的。”^①

社会和大自然教给加缪做人的道理，学校的课堂则以知识和书籍充实着他的头脑。1918年至1923年，加缪是市镇小学的学生。他的家里没有一本书，甚至没有一张报纸和一本杂志，是一个封闭的、文盲的世界。他甚至没有一张书桌供他看书学习，他只有在餐桌上做作业。在学校里，他如饥似渴地读书，去学校图书馆、市立图书馆借书，学校的老师也拿出私人藏书给学生看。书成了少年加缪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① 摘自《反与正》的前言，写于1958年此书再版时。参阅《加缪作品集》，第2卷，第6页。

学校成了他逃避穷困现实的场所。在课堂上，他常常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一些气质，以自己的聪明才智赢得老师的喜爱和同学的尊重。在他周围总有一群伙伴听从于他，有时他按照所看小说的情节和人物组织同学们玩游戏；还常常独自一人去海滩朗诵诗，抒发胸中的豪情。艰难的生活使加缪变得早熟，他的学习更自觉、更刻苦，奋发向上的精神也更强。

在他的同学眼里，加缪是一个具有煽动性的人物，但他是动口不动手的君子，他能打斗，但从不好斗，当他被冒犯时，很善于表现出他对冒犯者的蔑视。十岁时，他就很注意穿着，这成为他个人的一大特点。

如果说在加缪的早年有一个时刻决定着他的未来，这一时刻就是他十岁在小学教师路易·日尔曼任教的班级里读书的时候。加缪的成绩突出，表现优秀，引起了日尔曼先生的特别注意，他决定给加缪加“小灶”，重点培养，严格要求。他给加缪布置额外的作业，延长他的学习时间。加缪的法文在班上是最棒的，其他各门功课的成绩在班上也是名列前茅。加缪小学毕业时，面临重要的选择。贝尔古的穷孩子读完小学一般都去做工了，加缪的家人不希望他继续求学，而要求他去找工作，自谋生路。为了使加缪能够继续读书，日尔曼先生亲自来加缪家中说服他的家人，声称加缪可以通过考试争取一份上中学的奖学金，奖学金可以管饭和学习费用。外祖母表示反对，说她家的人都

必须工作。这一回加缪的母亲发话了，她被老师的诚意所感动，同意加缪上中学。于是日尔曼推荐加缪参加中学奖学金会考，他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布诺中学，获得了奖学金。加缪在他的一生中始终对恩师充满敬意，忘不了日尔曼先生为他所做的一切。当他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他将获奖演说《瑞典演说》献给了路易·日尔曼先生。

贝尔古是加缪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所学校。在贝尔古生活的不同血统的人们、他们的生活和思想影响着童年的加缪。他的阿尔及利亚出身和教养使他有别于巴黎正统学院培养出来的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后来能够亲近平民，能够与所有的人平等对话，能够和蔼地善待任何阶层的人，都与他的“黑脚杆子”出身和贫困的童年生活有着解不开的缘。他是在地中海的阳光下长大的，是在地中海的海水中泡大的，与大自然的情使他一生始终充满生活的激情，充满对生活的热爱，永远忠实于生活，不背叛生活。是生活、是贫困教给了他自由的概念。